

西南史地文獻

第五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三輯

西南史地文獻

第五卷



本輯主編：繆文遠

副主編：徐麗華

張振興

辛佩峰

本卷目錄

炎徼紀聞	〔明〕田汝成撰……………	一
平定三逆方略	〔清〕勒德洪等奉敕撰……………	五九

【明】田汝成 撰

炎徼紀聞

《炎徼紀聞四卷》，明田汝成撰。汝成，字叔禾，浙江錢塘人，明嘉靖五年（公元一五二六年）進士。該書傳世版本較多，今以《四庫全書》文淵閣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之史部紀事本末類《炎徼紀聞》爲底本輯錄。原書成品尺寸爲三十點五厘米乘二十厘米，版框尺寸爲二十二點三厘米乘十五點三厘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炎徽紀聞卷二

詳校官編修_臣曹振鏞

編修_臣袁謙履勛

應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_臣張曾炳

臚錄監生_臣任兆炯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三

炎徽紀聞

紀事本末類

提要

_臣等謹案炎徽紀聞四卷明田汝成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布政司右參議事迹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其博學工古文尤善敘述歷官西南詩晚先朝遺事撰炎徽紀聞即此編也書凡十四篇前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三

王守仁征岑猛事次紀本璋助擒岑猛事次紀趙楷李寰事次紀黃宏請立東宮事次紀征大藤峽事次紀奢香事次紀安貴榮事次紀田琛事次紀楊輝事次紀阿漢事次紀阿向事次紀雲南諸夷次紀猛密孟養次雜紀諸蠻夷每篇各繫以論所載較史為詳前有汝成自序稱自涉炎徽所聞諸事皆起于撫綏缺狀賞罰無章切中明代之弊其論田州

之事歸咎于王守仁之姑息論黃坡之事歸

咎于于謙之隱忍亦持平之議不蹈門戶之

見史稱汝成分守右江時龍州土酋趙特憑

祥州土酋李蒙各執主自立與副使翁萬達

密討誅之努灘賊侯公丁為亂斬藤峽羣賊

與相應汝成復倚萬達設策誘擒公丁而逃

兵討峽賊大破之又與萬達建善後七事一

方遂靖云云則汝成於遠地情形得諸身歷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徵紀聞

是書據所見聞而記之固與講學迂儒所質

而談兵事者迥乎殊矣乾隆四十六年五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炎徵紀聞原序

余承乏藩臬者十餘年而宦履所經半涉炎徵炎徵之

政少催科獄訟之擾其卒然墮突驚心駭目者多夷情

而夷情之尤掣肘者在乎土酋獷悍抗敗王略效尤習

惡逆節比起法令格闕而不行駸駸乎尾大不掉之患

雖欲羈縻漸不可得以治理論之中原易而遠方難近

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若谷

永守鬱林而烏潯內屬李靖撫嶺南而遠夷悅服若我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徵紀聞

朝沐黔寧王鎮雲南而滇酋按堵黃忠宣公治安南而

交人不忍遽叛皆由此選也今之仕者率樂中原而厭

遠方一聞除書有遠方之命即索然沮喪無復用世之

志秉鈞者因而循之遠方之吏半出遷謫之科不然則

朴懦無援者也夫遷謫者抱憤躁之懷朴懦者無統御

之略措鈍器於盤錯之交難乎其解矣譬之一身中原

心腹也遠方四肢也四肢有疾而委之庸醫善攝生者

固如是乎故遠方之吏非廉不足以彰威非信不足以

立約非才識不足以排難解紛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

練兵機也自余涉炎徼而所聞若干事皆起於撫綏缺

狀賞罰無章不肖者以墨守敗績賢者以避嫌微名二

者殊轍而同敗卒致干戈相尋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

膏血上貽廷議之軫憂良可歎也間述所聞著為此書

凡一十四篇大方伯希齋陳公見而喜之曰其事挾其

言詳不虛美不隱惡是可梓而行也且再三強余序諸

首簡以宣著作之本指夫公之有取於是書者豈直以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徼紀聞

三

文字之華哉無乃以其有關於政紀也況公行有節鉞

之賜萬一聞府南臨展是書而覽之則鑒昔愼今之餘

或少裨於幕議云耳是為序嘉靖三十七年夏五月田

汝成序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徼紀聞卷一

明 田汝成 撰

岑猛

岑猛者廣西田州府土官也自叙漢舞陰侯岑彭後宋

元間世為安撫總管等官洪武初岑伯顏以田州歸附

勅置府治之為府治使世襲知府三傳而溥為知府

溥子長繼次猛弘治六年九月猛以失愛弑溥江中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徼紀聞

一

土目黃驥李密發兵誅猛既而驥密有隙驥以猛奔梧

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兵備副使江溥慮驥方

命乃檄思思知府岑濟以兵衛猛溥方憂舉行兩江驥

遂賂濟脇猛分地界驥始兵往猛不得已而從之比至

田州李密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思十一年都御史鄧

廷瓚檄濟歸猛濟不從尋遣副總兵歐磐布政使程廷

珙以兵徵之濟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與濟構釁不可

居解是年七月濟入田州殺李密十五年十月濟陷田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紀聞

州猛走免濬偽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等疏濬罪狀詔發湖兵一萬討濬濬敗死族誅改流官知府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太監劉瑾矯詔以猛為田州府同知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稍侵旁郡自廣復真軍功序遷知府為重乃言督府征調願為先鋒而督府旗校至田州者猛率厚賂結誰譽猛者藉甚會江西華林峒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兵沿途剽掠民皆徙村避之為之語曰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邏柴棘頃之賊平金疏猛功伐稍遷指揮同知猛授官非始願怨望驕蹇而督府旗校又不得搜賂如曩時于是浸潤毀猛而猛復恃其兵力凌轢諸土官平生睚眦必報當而後已或言猛蓄不軌都御史戚應期持此牒猛冀墨其貲猛頗發舒出不遜語應期恚恨疏猛旦暮必反狀請征之未報應期去位而都御史姚鏌代之鏌雅知猛無反心欲不舉而鏌子沐亦以書諫請勿征時巡按御史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紀聞

汝儀與鏌有隙故事御史謁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入儀門鏌眊從官却之汝儀大怒廉得涑書誣涑納猛萬金鏌皇恐乃再疏請征猛詔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鏌偕總兵官朱麒等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謂其部下曰岑氏世荷天朝有罪可乞憐免也兵至毋交鋒乃裂帛書狀陳君門言蟻虱小臣非有他意惟天官察之鏌不聽督兵益急猛長子邦彥守工克隘沈希儀擊斬之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屏居璋欲藉此報猛乃甘言誘猛走歸順鵠殺之斬首歸官軍語在璋傳先是猛三子邦彥敗死邦佐出後其族武靖州知州邦相亡不復而邦彥側室子芝樞匿民間鏌見岑氏卑弱計田州可遂滅乃陳狀疏請流官治田州上從之未幾田州土目盧蘇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邦相反西江皆震會御史汝儀滿去御史石金代之金黨汝儀而左布政使嚴紘僉事張邦信又素不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為鎮所喜然遂倡言猛寔不死歸順偽以肖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已陷岑猛糾交趾叛臣莫登庸反矣省城旦暮不保靖江諸宗室洵洵流言有挈家奔避者金遂劾鎮因上察謀據夷無策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以璽書切責鎮落職而吏部侍郎桂萼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上從之勅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軍務時守仁家居鎮守代未去欲徵兵平田州自贖乃撤兩廣三司議軍事而張邦信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給郵吏發檄東西交荒之頃之兩廣三司皆以檄非是白事鎮大怒疑左右胥掾所誤也呼曰吾事敗矣竟鬱鬱守代六年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弁聽命而守仁顧益惴惴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金馬命蘇受大悔恚言督府誑我且倉猝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寐使人言蘇受毋信讒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構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詭詭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况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峪猛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為流誰為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獨誣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

降田州為州治官其子邦相為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
巡檢以盧蘇等為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
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為巡撫
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為總兵上皆嘉納從之守
仁既罷田州之役遂移兵率盧蘇等攻八寨賊破之復
上言盛稱蘇受等功代時兵部侍郎張璁及桂萼等已
浸淫毀守仁處田州非足上頗疑馬會守仁薨而都御
史林富代為提督富奏言田州疆理險阨外屏南蠻若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徽紀聞
卷一

諸督府求代意已與邦相有父子恩錢謙必腆比行邦
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潛語盧蘇盧蘇曰仔
誠無狀主公何不庭捷之佑言慮變盧蘇曰老奴在何
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撻邦相盧蘇陽頓首請免邦
相知非由衷也愈益恚恨蘇遂與佑比而批格邦相
時邦彥之子芝碧配矣佑搜得之育之別室邦相時時
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是年十一月督府以
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行而邦相復俱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徽紀聞
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徼紀聞

者蘇曰噫安敢望州人也但得公等同心緩須臾死足矣諸土目覺蘇語言非是皆應曰誰敢不同心者蘇因指羅玉戴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甲興執玉戴慶座中斬之因劫諸土目曰主人之不德公等所知也孺子芝實岑氏嫡裔不於此時樹立後難圖矣諸土目皆懼頓首曰敢不惟命蘇曰須公等留妻子為質即日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偕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盧蘇殺邦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叙立謹率州人合辭以請諧遂縱芝歸田州寢其事不問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實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韋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憤盧蘇以僕殺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人之殺掠萬人盧蘇僅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獻蘇塔也蘇急求救於獻獻遂乘虛擣鎮安真實聞之引兵去盧蘇追躡擊之真實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諧乃遣人諭真實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蘇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徼紀聞

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會諧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諧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且曰田州肆尊遜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盧蘇故問罪興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副使蕭晚左參議陳大珊常勛議曰盧蘇敗略稱亂殺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直叙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贍田虐部下盧蘇因眾怨而殺之朝議果置蘇不問于是兩江土官咸捫膺歎曰殺人不抵弑主無刑吾輩手足臂腸皆懸僕妾矣十七年藤峽之役兩江土官咸集而盧蘇與其子鳳以兵從屠指揮王良輔部下軍興蘇鳳故逗遛不進且給良輔軍於他所而父子自為一軍多縱賊逸去良輔以狀白監軍副使翁萬達萬達密與副總兵張經及汝成謀曰峽賊雖常誅不過殺人剽貨耳盧蘇之罪十倍峽賊釋此不誅而首誅峽賊何異舍豺狼而責狸鼠也吾欲與公等倡義斬之何如經汝成曰僕

等抱心久矣與公協謀幸甚然為之奈何萬達曰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者盧蘇之宿黨也近聞有恨於盧蘇而黨於岑芝召而圖之無不可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久矣若得軍門主張當斬此賊于萬眾之中令其軍帖然不動經等遂與歃血為盟而隱之乃為書暴蘇罪亂狀言于督府曰田州頭目盧蘇黨逆猛構亂荼毒兩江猛誅蘇復結王受稱兵再謀不軌迫逐守臣攻陷旁郡姚中丞討之而未終王新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

撫之而有待豈期新建尋故大愆通誅海內扼腕蘇獸心益肆悔艾罔聞敢以睚眦之讐弑其主邦相往時諸夷猶知主僕名分忌不敢於今則滅裂綱常厲階為梗茲者藤峽之役分道進攻紫荆諸巢寔其吭背須得銳甲乃可成功初以蘇懲創之餘必盡死力分隸首隊企有悛心不意豺狼之資傲狠如故藐視軍令違限五晨及至屯軍左次便地賣路縱賊幾敗膚功若不殲此老奸則兩江土官誰肯用命況議發難實自其心腹黃

仲金為之非某等所能強迫也仲金識事體聽其言有奇氣內訌外倚萬萬無慮不然彼亦豈肯蔑身家而履奇禍輕然諾以讐黨與哉事出有名機不可再惟明公圖之都御史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賊賊不聞取盧蘇何監軍之多事也即日遣旂牌星馳營中坐鎮於是機事頗洩而盧蘇夜遁萬達頓足歎曰惜哉愚也悔不先發後聞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一

論曰嗚呼予涉廣西聞父老言田州事未嘗不三歎取夷之失策也國家以土官治南蠻蓋周人疆以戎索之意自韓襄毅公之後而軍門號令漸已不張要皆自取岑猛倚強跋扈罪誠有之誅其君而弔其民誰曰不可應期始以私望常猛大逆何以服其心也盧蘇倡亂抗敗王師雖八議不宥新建伯受械專征總制四省撲殺此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訖事何哉副使翁萬達曰新建伯之將薨也予適侍側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而參將余恩亦言田州乃陽明公未竟之功

然岑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死蘇受大慙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迨乎盧蘇再叛弒主犯諸酋之怒當是時詣肯以一札詰之正名其罪可不遺隻鏃費斗糧而此獠齏粉矣蔽奸罔上失諸夷心彼其人寧復顧國家大體哉若夫紘金汝儀邦信讒妬參合誣人以逞直苛姦淺夫不足責矣予又聞員外郎吳鼎曰新建伯之起用思田也蓋挂芻之力居多云芻自以遭時際主致位輔宰非立奇功不足賈重後世會安南有亂翼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指授守仁若專為思田出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守仁竟忤芻指直於奏尾稍稍及之芻遂恚憾會守仁物故而以他事發怒詆其名嗚呼使其然譎秘又何如也

岑璋

岑璋者歸順州土官也多智略善養士兵冠右江時岑猛以不法獲譴督府奏猛反狀請令諸土官能擒賊猛者賜千金秩一級畀其半地黨助者連誅之勅曰可既

而都御史姚鏌將舉兵應璋以婦翁黨猛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雅知璋女失寵恨猛有隙乃對曰願主公按兵旬日常探領要以復也鏌許諾希儀既出而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召趙臣問計曰吾欲役璋以破猛若何臣對曰璋多智而持疑誠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遣難以力役也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世讐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璋必邀臣詢所以臣以死漏洩端倪可動也希儀曰善乃帖臣徵兵鎮安而臣枉道詣璋所璋見臣來喜逐曰久不見趙君亦肯念我來耶臣故默然若猶豫色者璋曰趙君嗔乎臣曰肺腑之交契濶之想安所嗔也稍語須臾歎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益默然璋曰怪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臣曰不然璋乃挽臣臥室跪叩之臣潛然淚下璋亦泣下曰嗟乎趙君璋今日死即死耳君何忍秘厄我臣乃言曰與君異口駢心有急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

矣璋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以婦翁黨猛
 將微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驟發
 敗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首曰今日非趙君
 我且赤族矣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
 備陳猛反狀恐波及願設計自效希儀許之遂以白鑠
 鑠大喜不復疑璋而專意攻猛勒兵五道以都指揮沈
 希儀李璋張佑程鑒張經等將之而叅政胡克元等分
 道督進猛子邦彥守工充隘璋遣兵千人助邦彥曰聞
 欽定四庫全書
 天兵至將以姻黨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仆此皆精
 兵可當一面者邦彥欣納之璋復遣人潛告希儀曰謹
 以千人內應矣皆寸帛綴裾裏慶戰時當扳示幸天兵
 擇舍之希儀許諾時田州兵殊死守戰諸將軍莫利當
 隘者希儀獨引兵當之約戰三合希儀以奇兵千餘騎
 間道繞隘側旗幟閃閃而不覩歸順兵大呼曰敗矣敗
 矣天兵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希儀麾兵乘之風披斬
 首數千級邦彥死焉猛聞敗欲自經而璋先已築別館

僻隈美女妖童牲穀咸備至是使人詣猛曰事急矣願
 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猛
 倉皇不知所度遂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泣而
 迎之奉之別館猛既入處左右無一田州人耳目塗塞
 而璋日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
 輒犯請事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克元等嫉希儀獨破
 隘獲功以萬人擄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醢迎
 軍三十里曰天兵遠勞謹饋犒飲每牛加牯繫之一梲
 欽定四庫全書
 備列十醢克元等怪璋暇整而諸軍得犒喜遂屯不進
 璋復攜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軍安之璋乃綸巾覽服
 雜佩上首揮塵尾逍遙詣諸將叩首曰死罪死罪昨猛
 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日集流矢南去不知
 所往急之恐糾逆虜反幸後五日當搜致也克元等計
 之璋還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白請君裁之猛曰
 固所願也安得屬草者璋曰易耳且令人為猛草奏佩
 猛出印實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設酒賀猛鼓樂殷

作酒中以錦衣二襲，鵝飲一甌，獻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覆，請自便。」無波及也。猛大怒，呼曰：「竟墮老奸矣！」遂仰鵝死，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貫猛屍，昇擲諸軍，諸軍驚振，支解爭擊，殺十餘人。颺馳軍門，則猛首已杲一日矣。諸將大恚，恨遂浸淫毀璋，而布政使嚴紘等復害鏌，陰壞其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錢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鏌落職，而希儀等俱不論功。璋大恨，遜職於子獻，而黃冠學辟殺矣。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微紀聞

十六

論曰：岑猛之伏誅也，岑璋持之，趙臣啓之，沈希儀主之，而功皆不錄，何以勸後來也？兩廣威令寢不行於土官，什九類此。書生無遠略，有司惜小費，急則倉皇漫許，已則避沈食言，瑣瑣戚戚，興讒參嫉，視員不顧，彼其人寧惜軍國重輕哉！

趙楷 李蒙

趙楷者，廣西龍州土官族子也。其先趙帖堅，洪武初以

萬戶府歸附，改知州。六傳而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岑錦女也。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庶兄溥有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當立。楷妬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為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也。何不購孔子而擁之以主家之靈，誰敢異議？」者是主世世有龍州也。岑深然之，遂以賸僕輩隊之子璋，詭云遺腹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熾，乃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為相，所募事下督府而楷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微紀聞

一

璋通賂上下，莫敢主相之，故千金之子必重垣，三家之市必複戶，不為病也。乃我土官雖襲夷風，脫略王法，微兵不待符檄之合，慮囚不煩律例之鞫，盼睐則節度生，揮霍而壯士失色。若此者，何談卿相矧于富翁？故不若為官也。諺曰：「不然，主知其二，不知其三，主家簪纓而禪者九世矣。」保首領者幾人也？向為農夫以沒齒安有殺戮之憂哉？語曰：「厲憐王夫，厲惡疾也。」而猶憐王者，誠憫生而惕禍也。楷知談劇切已，也不懌而罷談，亦逃去。